尚書誼略

尙書誼略目次

桐城姚永樸學

尙書諡略目次終

虞夏書一

尚書證略一

堯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胡安國曰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固二帝之名也說文典五帝之書也从冊在丌上尊閣之也孫葆田曰堯典一篇紀唐虞治天下之事也舜之命官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然則舜所命者皆堯之事耳史臣合錄之以見二帝之事雖異而其所以治天下者同未嘗不同不得分割以爲舜典

曰若稽古曰後漢書引作粵李善引同劉安世曰曰粵越通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傳曰稽考也段玉裁曰四字爲句周書武穆解曰若稽古曰昭天之道馬其昶曰史臣述事以曰若稽古發端古猶故也謂稽考故實

帝堯曰放勳趙岐曰放勳堯號也李光地曰放勳重華皆頌其德美之稱故孟子屈原皆引爲堯舜之號林之奇曰放猶至也傳曰勳功也

欽明文思安安允

恭克讓

中論書美唐堯欽明爲先 馬融曰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鄭康成曰慮深通敏謂之思不懈于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 說苑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寬虛以待下故迄今而彌章 孫星衍曰鄭注考靈燿文塞晏晏云寬容覆載謂之晏安晏通晉語文公曰讓推賢也荀子云堯讓賢以爲民讓賢推德天下治是也

光被四表

光漢書引作橫 戴震曰釋言桄充也孫炎桄作光禮記注橫充也 吳汝綸曰廣雅方表也四表猶四方

格于上下

格說文引作假云至也 鄭曰至于天地

克明俊德

蔡沈曰俊大也

以親九族

鄭曰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婚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此所云族不當有異姓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 蔡曰九族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

九族既睦

夏僎曰既盡也

平章百姓

平鄭作辯云辯別也章明也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 孫星衍曰史公作便章鄭注論語曰便便辨也經作平者詩傳云平平辨治也國語百姓兆民注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傳曰協合也

黎民於變時雍

漢書引此經應劭注黎衆也言衆民於是變化用是大和　林之奇曰大學自格物致知以至治國平天下中庸九經自修身尊賢以至柔遠人懷諸侯堯舜之治天下禹皐陶之陳謨其序正同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

馬曰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　法言羲近重和近黎　鄭曰高辛氏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犁為火正司地堯育重犁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　傳曰使敬順昊天辰日月所會　蔡曰厤紀數之書象觀天之器如幾衡之屬

敬授人時

段玉裁曰民時衛包故作人時自來尚書無作人時者洪範傳皐陶謨疏皆作民時　大傳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田獵斷伐當告乎天子而天子賦之民故天子南方而視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故曰敬授民時　漢書載李尋說此經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悖逆咎敗將至徵光爲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

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又曰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

分命羲仲

鄭曰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坐履群門大傳舜巡四嶽奏羲伯之樂和伯之樂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 閻若璩曰羲伯和伯猶今之監正監副四子則猶春官正夏官正秋官正冬官正也

宅嵎夷曰暘谷

朱子曰宅度通宅嵎夷度其日景 傳曰東表之地稱嵎夷暘明也日出于谷而天下明故稱暘谷暘谷嵎夷一也 蔣廷錫曰今朝鮮國

寅賓出日

鄭曰謂春分朝日 傳曰寅敬賓導也 段玉裁曰釋文賓徐音殯仙民讀上擯承擯紹擯之擯說文僨導也或从手作擯

平秩東作

馬曰苹使也 段玉裁曰集韻拼抨伻迸平苹六字同 傳曰秩序也歲起于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鄭曰日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星鳥鶉火之方殷中也 朱子曰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

次不當中而適當於兩次之間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厥民析鳥獸孶尾**傳曰春事既起丁壯就功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孶交接曰尾**申命羲叔**傳曰申重也**宅南交**大傳堯南撫交趾　蔣廷錫曰今安南闕　鄭補曰明都三字**平秩南訛**訛史記作爲大傳作僞　傳曰訛化也敘南方化育之事　段玉裁曰羣經音辨僞化也音訛引書平秩南僞古僞與爲通而爲與化古音同部**敬致**蔡曰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　呂祖謙曰致夏之長致冬之短夏言敬致冬亦然**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傳曰永長也謂夏至之日　鄭曰星火大火之屬**厥民因**朱子曰因者因其析後之事**鳥獸希革**鄭曰夏時鳥獸毛疏皮見**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傳曰昧冥也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寅餞納日**鄭曰謂秋分夕月　傳曰餞送也**平秩西成**傳曰秋西方萬物成序其政助成物　大傳天子以秋命三公將帥選士以征不義決獄訟斷刑罰趨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　永樸案作

訛成易雖主農事言然觀大傳所釋秋冬兩條則春夏諸大政如月令所載者要當在平秩之中宵中星虛以殷仲秋鄭曰夜中者日不見之漏與見者齊虛元武中宿也傳曰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厥民夷朱子曰夷者萬物收成民皆優逸臧琳曰夷史記作夷易釋詁夷易也言其民樂易史以易代夷轉寫誤兩存之鳥獸毛毨傳曰毨理也毛更生整理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傳曰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北稱幽則南稱明從可知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于北方在察其政大傳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竟入山澤田獵以順天道以待冬閉藏也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傳曰日短冬至之日鄭曰昴白虎中宿也奧內也王肅曰詩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鳥獸氄毛馬曰氄溫柔貌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王曰期四時也一期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舉全數以言之故曰三百六十六日也鄭曰以閏月

推四時使啓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厤林之奇曰此言觀象作厤之法必先奠方隅測時氣齊晷刻候中星而後驗於農事早晚物類變化然後中氣可得而定中氣既定然後閏餘可得而推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傳曰釐治工官也江聲曰釋詁熙興也呂祖謙曰二句乃史記堯之治非堯之言程子曰克明俊德至時雍言治之道乃命羲和至咸熙言治之法而最大在天道時令萬事無不統于此故先詳載焉吳澄曰以上專言司天之官此一節上句總言治人事之官下句則言其效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 傳曰疇誰庸用也放齊臣名啓開也馬曰胤嗣也帝之胤子曰朱也戴鈞衡曰咨在句首歎辭在句中語辭如何嗟及矣之嗟

帝曰吁嚚訟可乎 傳曰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嚚又好爭訟蔡曰堯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不以病天下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 傳曰采事也驩兜臣名段玉裁曰都史記作於此即釋詁之都於也於訓爲歎

共工方鳩僝功 傳曰共工官稱說文引此經方作旁鳩作述

曰述鰥衆也　江聲曰逸周
書注旁廣也　馬曰僝具也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孫星衍曰靜同靖韓詩靖善也違同回薛君曰回邪
僻也　蔡曰象恭貌恭而心不然　全祖望曰滔史
記作漫滔同
俗漫同慢

帝曰咨四岳

蔡曰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
岳諸侯之事　吳汝綸曰史
記齊世家云其先祖嘗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國
語胙四岳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此皆四岳
爲一人之證國語又云一王四伯韋昭
以爲四岳長亦不用馬鄭四人之說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

傳曰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懷包裹上也包山上
陵浩浩盛大若漫天俾使乂治僉皆也　王念孫
曰方通旁溥也徧也　蔡曰僉曰四岳
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傳曰咈戾圮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輒毀敗善
類　鄭曰方讀爲放謂放棄教命　蘇軾曰楚
詞亦言鯀悻
直以亡身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

蔡曰岳曰四岳之獨
言也　說文引此經

曰异舉也臧琳曰試可乃已史記作試不可而已古人語急故以不可爲可 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傳曰載年也三考九年 程子曰治水大任也非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鯀雖九年弗成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緒故其自任益強咈戾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是以其惡愈顯而功卒不可成也 中論今僞名者之亂德也豈徒鄉愿之謂乎萬事雜錯變數滋生亂德之道固非一端而已書曰靜言庸違象恭滔天皆亂德之類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 史記咨作嗟巽作踐 鄭曰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人處我位就治天子之事 岳曰否德忝帝位 傳曰否不忝辱也 曰明明揚側陋 史記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傳曰師眾 錫與也 大傳舜父頑母嚚不見室家之端故謂之鰥 王曰虞地名 汪中曰虞之君瞽瞍也諸侯以國爲氏公子體君亦得稱之史伯曰虞幕若晉重啓中矣四岳曰虞舜若鄭子華吳季札矣 帝曰俞

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
不格姦
傳曰俞然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諧和烝進
也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于姦惡戴鈞衡曰
易序卦漸者進也烝烝
猶進進進進猶漸漸
帝曰我其試哉
鄭曰試以爲臣
之事永樸案
說文試用也義與試可乃已之試同卽序所云歷
試篇末所云徵庸也其目則愼徽五典以下是已
女于
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
孔穎達曰
以女妻人
謂之女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傳曰刑法降下嬪
婦也陸德明曰汭水之內也杜預注左傳云水之限
曲曰汭蔣廷錫曰嬀汭在今山西蒲州界吳汝綸
曰女字爲句此史臣之辭于時者於是也當屬下句讀
逌俗曰釐來通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猶詩來嫁
于周曰嬪于京蔡曰此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
丙也中鑒向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
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嬀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
以婦後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通書治天下有
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家難而天下易家

親而天下疏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於身而已矣司馬光曰舜自修於畎畝而聞於堯此舜之所難也舜在畎畝之中而堯聞之此堯之所難也薛瑄曰聖人之德莫大於孝故書首稱舜克諧以孝

帝曰欽哉

朱子曰如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也董銖曰此以上凡三大節修齊治平一也治歷明時二也知人傳賢三也而綱領惟一欽而已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吳汝綸曰文選注徽揮通發也宣也鄭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蔡曰五典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納于百揆百揆時敘

傳曰揆度也度百事總百官王引之曰釋詁順敘也敘順同義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馬曰四門四方之門孔曰以諸侯爲賓舜主其禮左傳五典克從無違教也百揆時敘無廢事也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孫星衍曰釋訓穆穆敬也蔡曰蓋兼四岳之官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馬曰麓山足也大傳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

昭華之玉　史記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
不迷　論衡堯聞舜賢四嶽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
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于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
法其職治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入野而觀其聖
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
以天下　朱子曰納麓謂治水之類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
傳曰格來詢謀乃汝底致也
孫星衍曰周語注底至也
致郎至也績迹同楚辭注迹行也　朱子
曰陸農師點乃言底可績三載句當如此
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傳曰陟升也舜辭讓于德不能嗣　王鳴
盛曰史記弗嗣作不懌徐廣云今文作不
怡怡懌也太史公自序云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云
台音怡悅也然王莽傳引作不嗣則古文本作嗣也
劉逢祿曰讓于德弗
嗣猶云否德忝帝位
正月上日
鄭曰堯正建丑舜正建
子此時未改堯正故云
正月卽政乃改堯正故云
月正　大傳上日元日也
受終于文祖
史記文祖者堯
太祖也於是堯
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　孔曰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
爲堯之高祖　朱子曰自疇咨若時登庸以下皆爲禪

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胤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薦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傳曰在察也馬曰璿美玉也鄭曰其運轉者為機其持正者為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以機衡視其行度以觀天意段玉裁曰璣大傳馬鄭皆作機唐石經作璣王弼周易略例引作璇璣釋文璣又作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傳曰肆遂也馬曰禋精意以享也五經異義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六宗謂天宗三地宗三三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吳汝綸曰岱宗見尚書天宗見月令河宗見穆天子傳永樸案禹貢江漢朝宗于海是稱海為宗之證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傳曰九州名山大川皆一時望祭之羣神謂邱陵墳衍古之聖賢

輯五瑞

傳曰輯斂也大傳古者圭必有冒天子執冒以朝諸侯見則覆之故冒圭者天子所以與諸侯為瑞也諸侯執所受圭以朝于天子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之白虎通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輯五

瑞覲四嶽謂舜始卽位見四方諸侯合符信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信質琮以起土功之事
既月乃日
史記擇吉月日李光地日乃日讀斷吳汝綸日日猶詩言既景迺岡
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傳日班還也
歲二月東巡守
鄭日歲二月正歲建卯之月也段玉裁日周禮正月之吉謂周正月正歲歲終歲十有二月皆謂夏正寅月丑月堯建丑舜建子虞書正月唐正月也歲二月夏正之二月也
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
史記岱宗泰山也東后者諸侯也蔣廷錫日泰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北馬日祡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段玉裁日柴馬鄭說文告祭作祡今本作柴後人所改鄭日望秩于山川者徧以尊卑祭之秩次也
協時月正日
傳日合四時之氣節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
同律度量衡
鄭日律陰呂陽律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漢書引此經日所以齊遠近立民信也
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鄭日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也帛所

以爲王也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 汞楼来馬以五禮爲吉凶軍賓嘉此周制耳不若鄭以公侯伯子男說之爲精堯典有伯夷伯禹禹貢侯服又以男邦與諸侯並言唐虞之爵固有五等矣 白虎通卿大夫贄古以麑鹿今以羔雁 馬曰一死雉士所執

如五器卒乃復

孔曰如若也復返也諸侯贄之內若是五器禮終乃還之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

史記南嶽衡山也西嶽華山也北嶽恆山也 蔣廷錫曰衡山在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北接衡陽縣及長沙府界華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恆山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南接直隸鎮定府界

歸格于藝祖用特

傳曰告至文祖之廟藝文也言祖則考著特一牛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蔡曰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南方諸侯朝又明年西方諸侯朝又明年北方諸侯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 大傳亦不可

國至人見爲煩擾故至四嶽知四方之政而已　白虎通王者所以巡守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厤計時月皆爲民也所以五歲巡守何爲太煩也過五年爲太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巡守祭天何本巡守爲祭天告至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　中說舜一歲巡守四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儀衞少而徵求寡也

敷奏以言傳曰敷陳奏進也**明試以功**說文引此經曰試用也　吳汝綸曰詩傳功事也

車服以庸江聲曰釋詁庸勞也大傳以賢制爵以庸制祿故人慎德興功輕利而與義

肇十有二州傳曰肇始也鄭曰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爲營州冀州南北太遠分衞爲幷州燕以北爲幽州新置三州幷舊爲十二州　成蓉鏡曰漢書地理志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據此則舜分十二州在前制九州在後白虎通何知堯時十二州也以禹貢言九州也與志合

封十有二山濬川傳曰封大也每州之

名山殊大者以爲其州之鎮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象以典刑**朱子曰典常也象猶懸象魏之象畫之令人知**流宥五刑**馬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傳曰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鄭曰扑檟楚也蔡曰鞭官府之刑扑學校之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傳曰金黃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眚過災害肆緩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之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王念孫曰恤溢通詩傳溢愼也蔡曰聖人制刑本末此七言大略盡之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流共工于幽洲**鄭曰幽州北裔蔣廷錫曰今順天府密雲縣東北塞外地王鳴盛曰說文州從重川昔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州臣鉉等曰今作洲非是**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馬曰崇山南裔三苗國名三危西裔羽山東裔蔣廷錫曰崇山在今湖廣永定衛西大庸所東三苗今湖廣武昌

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地三危在今陝西嘉峪關外廢
沙州衛界羽山在今山東兖州府沂州近南接郯城縣
及江南淮安府海州贛榆縣界 鄭曰鯀非誅死放居
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 林之奇曰放流竄殛皆屏之
遠方左傳流四凶族投諸四裔 段玉裁曰洪範殛
死多方罰殛釋文並云本又作極 極窮也 殛之假借四
罪而天下咸服孟子引此經曰誅不仁也 後漢書載
楊震說曰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
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至雍熙
劉逢祿曰流四凶在賓門以前左氏所謂無凶人也
史臣紀於此蓋先德教後刑罰之
意洪範亦言鯀則殛死禹乃嗣興二十有八載帝乃殂
落傳曰殂落死也 史記堯立七十年得舜二十年而
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于天堯辟位凡二十八
年而崩 王鳴盛曰徵庸二十載攝位八載孟子舜相
堯二十有八載正引此文史記集解引徐廣云堯在位
凡九十八年上文堯自言在位七十載合
二十八載凡九十八年史記亦與經合百姓如喪考
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蔡曰喪為之服也 閻若璩曰
有爵土者為天子斬衰三年禮

也傳曰遏絕密靜也　春秋繁露堯視民如子民親堯如父母下引此經

月正元日

王引之曰王制疏以元日爲善日謂吉日也

舜格于文祖

傳曰舜服堯三年喪畢將卽政故復至文祖廟告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傳曰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　潛夫論夫堯舜之治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以天下幅輳而聖無不照故共鯀之徒弗能塞也靖言庸回弗能惑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

傳曰咨亦謀也　蔡曰十二牧十二州之牧　漢書載何武翟方進說曰古者選諸侯賢者以爲州牧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　洪頤煊曰釋詁食僞也僞與爲通爲哉猶曰勉哉　永樸案方言食勑也勸勉亦同義

惟時柔遠能邇

孫星衍曰惟時當屬柔遠能邇讀時是也　王念孫曰漢書注能善也

惇德允元

蔡曰德有德之人元仁厚之人言常厚有德信仁人

而難任人

傳曰任佞難拒也

蠻夷率服

吳汝綸曰釋詁率自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

疇傳曰言舜曰以別堯 吳澄曰奮起也奮庸猶曰登庸 江聲曰釋詁熙光也 史記說載爲事亮采爲相事 孫星衍曰釋詁亮相導也是亮相同義 朱子曰疇類也與儔同惠疇順眾也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傳曰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懋勉也居稷官者棄也稽首首至地帝曰俞汝往哉鄭曰然其所舉得其人不聽其所讓帝曰棄黎民阻飢鄭曰阻厄也汝后稷蔡曰后君也 永樸案稷稱后猶禹與夷稱伯奭稱君稱保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蔡曰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遜順也五教有親有義有別有序有信在寬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鄭曰猾夏侵亂中國也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 傳曰羣行攻劫曰寇殺人

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曰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孔曰屬諸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鄒漢勛曰服通代即伏斧鉞之誅五刑有服者大辟服斧鉞宮服刀剕服鋸劓服鑽墨服笮也五服三就者服斧鉞者就市服刀者就宮服鋸與鑽笮者就朝也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傳曰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
惟明克允
王曰惟明其罪能使之信服
帝曰疇若予工
馬曰謂主百工之官
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
林之奇曰殳斨伯與三人此文中加暨字與禹讓稷契暨皋陶文同
帝曰俞往哉汝諧
孫星衍曰諧者偕也太史公說下朱虎熊羆云為佐則知諧當訓偕矣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馬曰上謂原下謂隰虞掌山澤之官名鄭曰言朕虞重草木鳥獸孔曰帝言作我虞耳林之奇曰作朕虞猶云若予工
益拜稽首

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林之奇曰左傳載高辛氏之子有伯虎仲熊虎與熊既爲二人則朱與羆亦當爲二人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蔡曰典主也三禮天神地示人鬼之禮也陳櫟曰九官惟百揆秩宗咨四岳而命重可知矣僉曰伯夷傳曰伯夷姜姓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鄭曰秩宗主次秩尊卑白虎通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夙夜惟寅傳曰早夜敬思其職直哉惟清史記說清爲靜潔永樸案韓詩直相當值也直哉謂當值其事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史記說胄爲稺說文引胄作育王引之曰育胄古聲相近詩夔育稺也周書太子晉篇亦以未冠者爲胄子漢書典者自卿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誦六詩習六舞五聲八音之和下引此經直而溫寬而栗剛而

無虐簡而無傲傳曰教之正直而溫和寬宏而能莊栗剛失之虐簡失之傲教之以防其失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戴鈞衡曰兩永字漢書禮樂志並引作咏古詠咏永通歌永言者歌以咏歎其言聲依永永者聲必依其所咏也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傳曰倫理也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傳曰石磬也磬音之清者舉清者和則其餘皆從矣孔曰擊是大擊拊是小擊吳汝綸曰率自也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說文引此經曰堲疾惡也朱子曰殄行是傷人之行召誥亦敢殄戮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傳曰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潛夫論今一歲斷獄雖以萬計然詞訟之辨鬭賊之發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其狀一也本皆起民不誠信而數相欺紿也舜勑龍以殄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之患也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蔡曰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蓋百

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而相天事也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爲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此以士一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爲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　王炎曰百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治之先務故次命稷富然後教故次命契刑以弼教故次命皐陶工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人治之本故次命垂如此治人者略備矣然後及草木鳥獸故次命益民物如此則隆禮樂之時也故次命夷夔禮先樂後故先夷後夔樂作則治功成矣羣賢雖盛治功雖成苟讒間得行則賢者不安前功盡廢故命龍於末　王應麟曰堯舜之世名臣止任一事此之謂無求備於一人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白虎通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之至也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　大傳三歲而小攷者正職而行事也九歲而大攷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一之三以至九年天數窮矣陽德終矣積不善至于幽六極以類降故黜之積善至于明五福以類相升故陟之皆所自取聖無容心也　漢書載谷永說曰治天下者尊賢考

功則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
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
毋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
無敝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則小人日銷俊乂
日陞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未有功賞得於前
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　史記三歲一考功三考黜
陟遠近衆功咸興朱駿聲
曰幽遐隱也明邇所見也
分北三苗
鄭曰北猶別也段玉裁曰說
文八別也象分別相背之形又公字下云八猶背也古
北背同音通用　李光地曰前言竄去其頑者此言分
北安其順者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汪烜
曰此總記舜之始終故復稱舜以別於帝堯　段玉裁
曰三十在位今文本作二十鄭從之與大戴禮史記論
衡合史記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八年而
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乃至于文祖又曰舜
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
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
崩于蒼梧之野　陳喬樅曰史記言舜三十堯舉之是
三十登庸也言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是二十在位

也攝政八年居堯喪三年前後凡十一年始踐帝位三十九年巡守而崩是五十載陟方乃死也故論衡引此經而統計之曰適百歲矣　馬其昶曰陟如陟彼高岡之陟方謂方岳陟方即巡守也　曾鞏曰昔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也幷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　熊禾曰舜之恤刑討罪所以去小人也否牧命官所以用君子也末言考績黜陟之法其於君子小人之辨嚴矣後之欲盡君道者當以此爲法

虞夏書一

虞夏書二

皐陶謨 序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 史記帝舜朝禹伯夷咎繇相與語帝前咎繇述其謀 說文引此經曰謨議謀也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 鄭曰皐陶下屬曰字爲句 傳曰迪蹈也 謨明弼諧 朱子曰謨指人主弼指人臣 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鄭曰敘序次也厲作也以序九族而親之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 段玉裁曰諸本皆作厲勵蓋衛包所改 禹拜昌言曰俞 昌史記作美孟子注引作讜段玉裁曰古昌黨同音讜與黨通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 孔曰皆如是 惟帝其難之 張子曰帝謂舜也 江聲曰其難之言勿以爲易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

民懷之傳曰哲智惠愛也　漢書載谷永說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下引此經　後漢書載左雄說曰柔遠能邇莫大甯人甯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下引此經能

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

壬傳曰孔甚也　孔曰上既言驩兜有苗則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巧言靜言庸違也令色象恭滔天也王嗚盛曰孔壬即公羊所謂甚佞也　淮南子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無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下引此經　蔡曰楊氏云知人安民此一篇之體要也九德以下知人之事也天敘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　薛瑄曰迪德又知人安民之本源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皆此德之推行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

采采王引之曰亦語助也　史記說載采采為始事事家惜抱府君曰言語辭言人之行有九德必其

人有德乃始命之官以事其事

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傳曰性寬宏而能莊栗和柔而能立事愨愿而恭恪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擾順也致果為毅行正直而氣溫和性簡大而有廉隅剛斷而實塞 王引之曰詩傳義善也性發彊而又良善 鄭曰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 桀夢得曰觀人不求其全而求其常常而不全不害為德德而不常皆矯偽耳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江聲曰韓詩傳宣顯也 孫星衍曰方言浚敬也明孟通釋詁孟勉也 傳曰卿大夫稱家 孔曰祗亦為敬 蔡曰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

傳曰翕合也 史記翕受普施 孫星衍曰司馬彪莊子注施用也 吳汝綸曰禮記注事猶立也咸事言皆置於位 馬其昶曰三德六德俱以賢才之多

寡言有家者事少則需才少然亦必宣達二三有德之人以敬勉其事有邦者之得賢視有家者宜倍之嚴者尊也日尊敬賢德以亮采有邦至翕受敷施則野無遺賢謂天子矣

俊乂在官

馬曰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

百僚師師

史記百僚肅謹

百工惟時

孫星衍曰詩傳時善也

撫于五辰

蔡曰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禮運播五行于四時是也　汪恒曰以治物言則水火金木土穀六府之修以興事言則東作西成南訛朔易四時之政以教言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皆有撫五辰之義他如藏冰開冰出火納火斬陽木斬陰木之類亦一務也　鹽鐵論引此經曰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而已　中論引此經曰其爵之命也各隨其才之所宜不以大司小不以輕任重此先王取士官人之法也

庶績其凝

鄭曰凝成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

永樸案秦策呂覽注並云教習也有邦當屬下讀　孔曰釋訓兢兢戒也業業危也　後漢書載陳蕃說曰皋陶戒舜無教逸游周公戒成王

無槃于游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况德不及二主者乎

一日二日萬幾

蔡曰一日二日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言其幾事之至多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論衡曠空也道非其人與空無異史記非其人居其位是謂亂天事後漢書載馬嚴說此經曰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潛夫論引此經曰王者法天而建官自公卿以下至于小司莫非天官也是故明王不敢以私愛忠臣不敢以誣能中論引此經曰爵祿者先王之所重也非所輕也爵祿之賤也由處之者不宜也賤其人斯賤其位矣其貴也由處之者宜之也貴其人斯貴其位矣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

劉逢祿曰典常也白虎通五常謂仁義禮智信吳汝綸曰廣雅勑順也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孔曰秩謂制其等差王曰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馬本有庸作五庸傳曰庸常自用也

同寅協恭和衷哉

蔡曰君臣同其寅畏協其恭敬吳汝綸曰漢書注和合也朱子曰衷郎是中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傳曰五服

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　蔡曰章顯也潛夫論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爲立王者以統治之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下引此經

政事懋哉懋哉

漢書載董仲舒說曰書云茂哉茂哉彊勉之謂也　段玉裁曰古懋茂音同通用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馬本畏作威言天所善惡與民同　鄭曰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蔡曰上天下民也　眞德秀曰隆古君臣講明政治無一事不本於天無一事不本於敬

皋陶曰朕言惠可厎行

馬其昶曰左傳服注惠發聲史記無惠字

禹曰俞乃言厎可績

史記吾言厎可行乎禹曰汝言致可績

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林之奇曰以下文思日孜孜例之曰疑當作日　鄭曰贊明也襄之言揚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　孫星衍曰贊贊猶明明明明猶勉勉也　馬其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故皋陶陳謨既畢必發問於禹以見其言可施行而禹承帝問遂追述其成功之艱見後日之保治仍不外

此謨以證乃言厎可績序云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言臯陶所矢之謨即禹之所以成功者明二臣之言互相發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王鳴盛曰孜孜說文云汲汲也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鄭曰昏沒也墊陷也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傳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　孔曰史記河渠書泥行蹈橇山行即橋漢書溝洫志泥行乘毳山行則梮如淳云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韋昭云梮木器如今轝牀人轝以行也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傳曰奏謂進於民鳥獸新殺曰鮮距至也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汪烜曰暨稷播句奏庶艱食鮮食句非盡艱食有艱食者則進鮮食佐之懋遷有無化居史記調有餘補不足徙居　傳曰化易也

〔居謂所宜居積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居積　懋李善引作貿〕烝民乃粒〔史記說烝爲衆　王引之曰作粒者假借字周頌思文作立〕萬邦作乂〔王念孫曰詩傳作始也〕皋陶曰俞師汝昌言〔江聲曰師史記作此疑師爲斯聲之誤　呂祖謙曰今雖平成昔者之心頌刻不可忘也禹言治水艱難有深意家惜抱府君曰禹所言至天其申命用休乃畢皋陶不待其畢因歎曰師汝昌言帝亦一聞其言一慎乃在位而卽俞之史臣記於禹辭之閒以見一時相感動之意〕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上五字史記無〕安汝止〔馬其昶曰止容止也敬慎威儀惟民之則慎厥身修也言觀象作服之卽承容止爲義　帝〕惟幾惟康〔孫星衍曰惟思也幾危也　康安也言思危以圖其安〕其弼直〔馬其昶曰直正也輔正卽史公所謂輔德也〕惟動丕應〔史記安爾止輔德天下大應〕傒志以昭受上帝〔傳曰傒待也史記淸意以昭待上帝命　孫星衍曰傒志如管子云虛心平意以待須也　馬其昶曰詩所謂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天其申

命用休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韶九成鳳皇來儀是也馬其祀曰下言篇汪炟曰慎乃在位安
汝止惟幾惟康卽愼厥身修思永之行其弼直卽謨明弼諧惟動丕應卽遲可遠在茲皆約舉臯陶之言以申
警於帝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傳曰鄰近也君臣道近相須而成鄭曰
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
有民汝翼傳曰言大體若身左右助也汝翼成我孫星衍曰釋詁有撫互訓予欲宣力
四方汝為王引之曰為讀如相為之為猶助也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
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
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傳曰華蟲雉也藻水草有文者黼若斧形黻為兩己相背鄭曰會
讀為繪謂畫也絺讀為黹黹紩也謂刺也宗彝虎蜼也謂宗廟之鬱鬯尊也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
名虎蜼也粉米白米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

作繪施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紩以爲繡施於裳也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　王鳴盛曰釋獸蜼卬鼻長尾郭璞云蜼似獮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鼻露向上是也虞時士當服元冕而下衣無文裳刺黻而已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

傳曰在察之　王引之曰忽當從史記讀爲滑國語淮南注並云滑亂也

以出納五言汝聽

傳曰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汝當聽審之　漢書律麻志曰以律呂和五聲八音合之成樂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本陰陽原情性風之以德感之以樂　孔曰漢志稱五聲播於五常則角爲仁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宮爲信必有舊說言五聲與五德相協　朱子曰出納五言止是審樂知政之類　林之奇曰出者爲之詩歌宣之於下若關雎葛覃之類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納者取下之詩以達於上若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王安石曰汝翼汝爲言作股肱汝明汝聽言作耳目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退有後言史記予即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孫星衍曰漢書注道諛也欽四鄰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孔叢子引此經曰孔子曰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庶頑讒說若不在時江聲曰在察時是也以下言教國子之事人材出於學校故因論用人而及教侯以明之孔曰射禮有序賓以賢詢衆擇善之義可以明善惡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傳曰書識其非欲使改過與共並生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傳曰工樂官格則承之庸之林之奇曰承薦也否則威之惠棟曰庶頑二句大司徒大樂正簡不率教也侯明辟雍大射也撻記大學之夏楚也納言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也承庸大樂正造士也威之遠方之寄棘也是皆教國子之事禹曰俞哉帝戴鈞衡曰帝一字爲句光天之下林之奇曰光充也猶云普天敷天至于海隅蒼生孫星衍曰文選注蒼

生猶黔首也說文黔黎也猶言黎民

萬邦黎獻

傳曰獻賢也

共爲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朱子曰庶字誤恐是試字　段玉裁曰左傳潛夫論並作試　春秋繁露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鄉黨有序則民有所讓而不敢爭所以一之也下引此經潛夫論則辭言應對各緣其文以覈其實則奉職不懈而陳言者不得誣矣下引此經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史記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無功　馬其昶曰大傳詳言古者諸侯貢士之制進賢者天子有賜不率正者有絀此即敷同日奏之說也禹言止此下文乃帝舉丹朱傲用殄厥世以證其罔功之言而不加帝曰字古人行文多有此例

無若丹朱傲

史記此句上有帝曰二字　江聲曰劉向上奏曰帝戒伯禹曰無若丹朱敖論衡亦云帝舜敕禹然則漢人所傳皆有此帝曰及下禹曰字　傲說文引作奡　吳汝綸曰莊子言胥敖胥敖即朱敖也呂覽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即莊子堯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之事蓋胥敖與宗膾俱在丹水之浦故曰丹

朱敖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鄭曰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 傳曰無晝夜常雒雒肆惡無休息 朋羣也 劉逢祿曰罔晝夜頟頟詩所謂式號式呼俾晝作夜也 罔水行舟孟子所謂流連荒亡壞宮室以為汙池棄田以為園囿之類 段玉裁曰朋淫如言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殉于貨色也 于家對上行舟于外言之 迺有功不加禹曰字猶前例也

予創若時

傳曰創懲也 馬其祀曰以下禹言懲於慢游殄世故各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史記禹曰予辛王癸甲娶塗山 說文引曰予娶嵞山 鄭曰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為帝治水 蔣廷錫曰塗山在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東南 讀子為字

啓呱呱而泣予弗子

惠棟曰列子禹纂業事讎唯荒土功子產弗字過門不入

惟荒度土功

孫星衍曰詩傳荒大也廣雅度就也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傳曰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

州十有二師

大傳古之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
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有十二師焉
鄭曰州凡四十三萬二千家此蓋虞夏之數也　段
玉裁曰大傳爲廣雅所本廣雅釋地十邑爲鄉十鄉爲
都今本十邑
下疑有脫文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孫星衍曰廣雅薄至
也　孔曰釋地云九
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
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　吳汝綸曰明堂位夷蠻戎狄
皆有朝位而四塞則世告至此四海在九州內之明證
用世所言禹迹皆兼五服四海而言乃足盡九州疆域
王制云四海之內九州者四海邊徼
卽九州邊徼非謂九州在四海內也

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

蔡曰卽就也　吳汝綸曰工
爲攻之借字釋詁攻善也

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

史記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　孫星
衍曰晉語注道達也敘與順轉訓

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史記皋陶於是敬禹之德
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
之　傳曰史因禹功重美之　漢書所謂象刑惟明者
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　吳汝綸曰漢

武帝詔云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書象若鑄鼎象物
民不犯故無肉刑非不用刑止用畫也　家惜抱府君
曰方施之方讀若旁言旁及四方自曰若脩古至時乃
功惟敘載一時交警之辭自皋陶方祗厥敘至庶尹允
諸乃紀其治效　馬其稷曰史臣記皋陶祗敘
明刑而困述功成作樂結上文乃言底可績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鄭曰戛擽也鳴球卽玉磬以合
堂上之樂搏拊以韋為之裝之
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以詠謂歌詩也已上皆宗廟
堂上之樂　李惇曰琴瑟難戛擊拊字當絕句琴瑟以
詠與笙鏞
以閒同

祖考來格

承樸柔小爾
雅格止也

虞賓在位

白虎通不
臣二王之
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
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

羣后德讓

孫星衍曰說
文德升也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

鄭
曰
以下言堂下之樂故言下合樂用柷狀如漆筩中有椎
合之者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
擽之所以止樂以閒者堂上堂下閒代而作蹌蹌謂飛
鳥走獸蹌蹌然舞也簫韶舜所制樂樂備作謂之成成

猶終也　林之奇曰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　傳曰鏞大鐘

鳳皇來儀

永樸案廣雅儀見也　白虎通降神之樂在上何爲鬼神舉所以用鳴球拊拊者何鬼神清虛貴淨賤鏗鏘也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者象功君子上德而下功　劉向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眾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甯　漢書引此經曰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故樂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　中說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爲而藏乎　孔曰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於後　史致準曰兩引夔曰以起下作歌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鄭曰尹正也　孔叢子引此經曰孔子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況百獸乎夔爲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

命惟時惟幾史記太史公曰余紬讀虞書至於君臣相敕惟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孫星衍曰勑同敕廣雅敕謀也史公說時爲是幾爲危康爲安永樸案下惟字當讀同爲言惟是爲危者以天命庸常也上言惟幾惟康此不言惟康者知危乃安承上省文而義自可見也吳澄曰此帝先言其所以作歌之意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大傳元首君也股肱臣也王念孫曰喜起熙皆興也禮疏引爾雅喜興也今爾雅熙興也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史記颺作揚鄭珍曰釋詁賡揚續也正釋此經揚言謂續帝勑命之言賡歌謂續帝喜起之歌念哉鄭曰帝歌以戒臣使羣臣念帝之戒率作興事永樸案詩傳率用也周禮注興亦作也作興連文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傳曰憲法也當愼汝法度屢數也嘗數顧省汝成功吳澄曰此皋陶先拜帝歌又言所以賡帝歌之意乃賡載歌曰傳曰載成也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

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鄭曰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　中論引此經曰帝者昧旦而視朝廷南面而聽天下將與誰為之豈非羣公卿士歟故大臣不可以不得其人也大臣者君之股肱耳目也所以視聽也所以行事也　范祖禹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帝拜曰俞往欽哉**大傳子曰參女以為明主為勞乎昔者舜左禹右咎繇不下席而天下治　呂祖謙曰於治定功成時而作歌宜其發揚蹈厲而至樂乃在儆戒畏懼之中所以見性情之正而為本於三百篇也　時瀾曰臣歌先元首君歌先股肱見交相責任之義　王應麟曰曰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臯陶與焉舜以天下遜禹禹獨推臯陶孟子論道之正傳亦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己憂子夏亦曰舜舉臯陶觀於謨而知臯陶之學之粹也

禹貢 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阮元曰古本貢下有作禹貢三字史記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王炎曰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凡貢諸侯以獻於天子摯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永樸案孟子以洪水橫流爲當堯之時又曰舉舜而敷治焉是禹治水在舜相堯時故漢書地理志亦云堯遭洪水使禹治之然史記夏本紀乃以禹傳土爲在舜時者蓋治水雖在堯時而舜已攝政又水土平更制九州列五服實在舜時敷土云者實要其終言之

禹敷土馬曰分也

隨山刊木說文引此經刊作栞曰槎識也讀若刊孫星衍曰魯語注槎斫也言斫木爲識郎表道也

奠高山大川傳曰奠定也孔叢子引此經曰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劉逢祿曰呂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謂導其脈絡正其主名不止秩視公侯而已鄭樵曰州縣有時而更山川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以山川定疆

界

冀州

鄭曰兩河閒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 傳曰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 鄭樵曰雍之河在冀之西豫之河在冀之南兖之河在冀之東豫曰南河雍曰西河則兖當曰東河矣冀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故周職方云河內曰冀州爾雅呂氏春秋皆云河閒曰冀州言其在西河東河之閒耳

既載壺口

蘇軾以既載下屬壺口爲句 蔡曰經始治之之謂載 漢志河東郡北屈禹貢壺口山在東南 李兆洛曰北屈在今平陽府吉州東北 孔曰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水性下流當從下泄故治水皆從下始冀州帝都故從冀起自兖以下皆準地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

治梁及岐

漢志左馮翊夏陽禹貢梁山在西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 李兆洛曰夏陽在同州府韓城南美陽在乾州武功西南 傳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 呂覽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 焦循曰趙爽注周髀算經曰禹治水決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勢使東注於海乃句股所由生惟禹明於數理以知地勢故導水必先以導山山脈自西

而東而北必導水行於山外非由龍門不可是地既隘水不暢流遂橫入冀都此懷山襄陵所由來也龍門鑿而水南下冀州之鴻水乃平志言龍門與梁山同在夏陽則鑿龍門即治梁山也水經河水過北屈縣西注云孟門山與龍門山相對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爲河之巨阸禹於夏陽鑿龍門於北屈鑿孟門即治壺口也河無定者也積石至龍門阻而橫流一旦鑿而通之非南溢必且四瀆乃治岐使渭水挾關中諸水之力從西來逼之東行於太華雷首之閒禹之用渭猶今之用淮河水湍急非有他水持之末可言治治梁及岐即所以平冀州之水又何疑於雍州之山哉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鄭曰岳陽太岳之南太岳名霍太山　漢志河東郡彘霍太山在東　李兆洛曰太原今縣屬太原府彘今霍州　蔡曰汾水出太原經太岳東入河此導汾水也　葉夢得曰記言禹能修鯀之功蓋因而修之　茅瑞徵曰凡既據成功言創造曰治治緒曰修附近曰及總括曰至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漢志河內郡有懷縣上黨郡長子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沾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阜成入大河　李

北洛日懷在懷慶府武陟西南長子今縣屬潞安府鄴在彰德府臨漳西南沽在平定州南阜成在河間府阜城東　徐文靖曰釋言流覃也覃延也覃懷覃及於懷　鄭曰衡漳者漳水橫流　孔曰衡古橫字　汪垣曰懷在太行南麓當濟沁開河方出平地而伊雒濟沁灌之故治之雖循懷而下則太行東南麓洪泉漳洹爭灌於河其難治與懷等今自懷至衡漳皆厎績則河順流矣　焦循曰河出龍門得渭力挾之而東恐其溢也修太原以通汾水而持之既至孟津將欲載之高阜則用伊雒諸水挾之而北恐其溢也通沁水以持之覃懷厎績沁水通也沁持於河內洛通於河南而河乃北就衡漳矣蓋河不可以土治而利以水治渭之勢向東洛之勢向東北漳之勢向北而河遂因之而北伊助洛北行故關伊闕以通之恆衛助漳北行故通恆衛以從之

厥土惟白壤馬曰壤天性和美也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傳曰

上上第一錯雜也雜出第二之賦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為第五　孔曰出穀謂之賦以所出穀市異物獻謂之貢多者為正少者為錯此州少在正下故先言上而後言錯豫州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

州云下上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州云中下下上上本是異品故變文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　陸德明曰冀州獨言田賦不言貢者蓋八州諸侯之國各以歲時致其田之所有以獻於王者冀州爲畿內之地其物皆屬於王何貢之爲　林之奇曰冀州先賦後田蓋王畿天子所自治並園廛漆林之類而征之賦非盡出於田也　朱子曰賦有九等此乃計九州歲入多寡相較以爲之等非科定取民也取民則用什一　賦有常數而又閒出他等者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常　夏僎曰地有廣狹民有多少地力有闢不闢人功有修不修是以賦與田之等有遼絕如此

恆衛既從

漢志常山郡上曲陽恆山北谷在西北禹貢恆水所出東入寇靈壽禹貢衛水出東北東入虖沱　李兆洛曰上曲陽在定州曲陽西靈壽今縣屬正定府　胡渭曰恆即滱衛即虖沱自下目上互受通稱　吳汝綸曰從順也　林之奇曰恆衛大陸成功在田賦既定之後故文不與覃懷衡漳相屬

大陸既作

地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　漢志鉅鹿郡鉅鹿禹貢大陸澤在北　孔曰釋

李兆洛曰鉅鹿今順德府平鄉傳曰已可耕作汪烜曰大陸賓虖沱滱滏餘波所被而河亦被及之

島夷皮服

傳曰海曲謂之島臧琳曰鄭王島皆作鳥說文島從山鳥聲二字同聲故傳讀爲島林之奇曰皮服言獻其皮服禹貢於九州末載達帝都之道而皆以河爲主蓋達於河則達於帝都

夾右碣石入于河

漢志右北平郡驪成大揭石山在縣西南遼西郡絫有揭石水南入官李兆洛曰驪成在汞平府樂亭西南絫在昌黎南李光地曰島夷邊遠貢微不在九州科則內故紋於田賦後而紀其入貢之道則由夾右碣石以入于河夾古陝字蓋除近都者易致遠者必自河達此經上言壺口下至島夷故極西由陝右極東由碣石以入河如雍州西河渭汭例

濟河惟兗州

鄭曰言沇州之界在此兩河之閒段玉裁曰濟地志說文並作泲夏本紀作濟二字通用兗史記作沇漢碑皆作兗今隸又省作兗

九河既道

馬曰九河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鄭曰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周時齊桓公塞九河同爲一河今河閒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

往有其遺處焉 漢志勃海郡成平虖池河民曰徒駭
河東光有胡蘇亭 平原郡鬲平當以爲鬲津 李兆洛
曰弓高在河閒府阜城西南成平在交河縣
東東光在東光縣東鬲在濟南府德州北

雷夏既澤

漢志濟陰郡成陽禹貢雷澤在西北 李兆洛曰成陽
在曹州府濮州東南 蔡曰澤水之鍾也 徐文靖曰
史稱舜漁於雷澤就時於負夏鄭云負夏衛地孟子疏
亦云今之東郡意是時雷澤負夏皆其澤所瀰漫故總
名雷夏 汪烜曰濟性沈重而遲滯故水多澤其發源
王屋也至濟源匯爲二澤其既入河也潛渡河南溢爲
滎澤其分出於河也分爲二南濟至菏爲菏澤北濟至
濮爲雷澤其復合爲一也則瀦爲大野澤雷夏導菏澤
豬大野當是一連事但雷夏屬兗州故於兗記之菏澤
屬豫州故於豫記之大野屬徐故於徐記之 胡渭曰
禹治濟之功徐爲多觀大野東原之文可知其於兗也
九河之外導雷澤以注於濟而又濬灉沮以歸於澤而
事畢
矣

灉沮會同

蔡曰晁氏云爾雅自河出爲灉濟出爲
濋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也 鄭曰
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 孫星衍曰說文云河
灉水在宋濮州南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

州雷澤縣郭外西北澭沮二水在雷澤西北平地衆其水故道今河漫變爲平陸矣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孔曰宜桑之土既得桑養蠶史記說是爲於是王引之曰詩是刈是穫疏於是刈取之於是穫煮之鄭曰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閒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王闓運曰此記禹與桑田之功植桑莫宜於降詩降觀於桑　厥土黑墳馬曰墳有膏肥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傳曰繇茂條長也林之奇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兗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溼沮洳洪水爲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夭或喬或漸包故特言之　厥田惟中下傳曰田第六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鄭以貞字下屬十有三載讀馬其昶曰貞作猶言力作徐文靖曰乃同者同田亦爲第六也永樸案或以作賦不可獨闕第九等因謂此州爲下下不知梁州下中三錯中即有第九等豈必當以此州之賦乎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鄭曰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貸文功故以貢篚別之篚竹器傳

曰織文錦綺之屬林之奇曰八州之貢揚州最多兗維最寡各因其地所有然皆以所入準其高下以充每歲常貢是以有多寡而無輕重

浮于濟漯達于河

漢志東郡東武陽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李兆洛曰東武陽在曹州府朝城西千乘在青州府高苑北汪烜曰史記禹厮二渠以引河注云其一則漯川豈漯水本出高唐禹分厮河渠自東武陽東北流以合於漯因以河之支流亦名為漯與傳曰因水入水曰達蔡曰舟行水曰浮李光地曰自此以下諸州其不言達河者以其所達之水又可以達河也胡渭曰孟子疏九河淪濟漯皆在兗域而經於濟漯不言施功者以濟漯既浮則治可知

海岱惟青州

鄭曰今青州界東至海西至岱

嵎夷既略

蔡曰略經略王安石曰為之封畛也金履祥曰首書嵎夷諸州無此例但青州實跨海而有東夷故特表於前

濰淄其道

漢志琅邪郡箕禹貢維水北至都昌入海泰山郡萊蕪原山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海李兆洛曰箕在沂州府莒州北都昌在萊州府昌邑西萊蕪在濟南府淄川東南博昌在青州府博興南吳汝綸曰史記說其為川既詩徐方既來荀子

引既作其其既同義林之奇曰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道則功畢矣北之他州用力最省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傳曰濱涯也鄭曰斥謂地鹹鹵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傳曰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傳曰絺細葛孔叢子引此經曰錯雜也李光地曰錯疑與賦法之錯同言閒以海物雜而貢之

岱畎絲枲鈆松怪石 傳曰畎谷也岱山之谷出此五物孔曰枲麻也鈆錫也釋文恠石砥砆之屬茅瑞徵曰禹濬畎不遺窮谷以岱畎羽畎知之

萊夷作牧 傳曰可以放牧蔣廷錫曰萊夷今山東萊州登州二府地王念孫曰作始也下作乂訓同

厥篚檿絲 孔曰釋木云檿桑山桑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韌中琴瑟絃也李光地曰凡貢篚系於夷之下者皆其夷所貢

浮于汶達于濟 漢志泰山郡萊蕪原山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泲焦循曰志有兩汶水而於萊蕪標禹貢蓋浮汶達泲則入泲之汶是也李兆洛曰萊蕪在濟南府淄川東南李光地曰下導水濟會于汶而濟自

河出

海岱及淮惟徐州 鄭曰徐州界又南至淮水

淮沂其乂 漢志泰山郡蓋沂水南至下邳入泗 李兆洛曰蓋在沂州府沂水西北下邳在徐州府邳州東 鄭曰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 孔曰淮出桐柏山 於此州言之者至此而大爲害尤甚喜得其治故記之 胡渭曰徐揚共是淮禹在徐卽令揚協力治之揚所以不復言治淮

蒙羽其藝 漢志泰山郡蒙陰禹貢蒙山在西南東海郡祝其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 李兆洛曰蒙陰今縣屬沂州府祝其在海州贛榆西南 胡渭曰方耕曰作旣種曰藝 汪烜曰梁州蒙山爲西蒙故此爲東蒙東蒙當沂水旁羽山當淮水上二水治故可藝

大野旣豬 漢志山陽郡鉅壄大壄澤在北 李兆洛曰鉅壄在曹州府鉅野南 馬曰水所停止深者曰豬

東原厎平 鄭曰今東平郡卽東原 李兆洛曰東平今州屬泰安府 蔡曰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 汪烜曰東平當大野東大野豬斯厎平矣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傳曰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

五色鄭曰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傳曰

羽畎夏翟傳曰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徐文靖曰羽畎今淮安府贛榆縣山也西界鳳陽府虹縣卽漢夏邳縣輿地志堯封禹爲夏伯邑於此羽畎正夏后受封之地產此雉故名夏翟

嶧陽孤桐漢志東海郡下邳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傳曰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

泗濱浮磬漢志魯國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濟陰郡乘氏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李兆洛曰卞在兗州府泗水東方與在濟甯州魚臺北乘氏在曹州府鉅野西南睢陵今縣屬徐州府水經注乘氏泗水乃菏澤也澤水森漫俱鍾淮泗故志有睢陵入淮之言以通苞泗名矣孔曰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此石可爲磬故謂之浮磬

淮夷蠙珠暨魚鄭曰蠙珠珠名淮水上之夷民獻此蠙珠與美魚也說文引宋宏曰淮水中出玭珠玭珠珠之有聲者下文出蠙字曰夏書玭從虫賓孔曰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胡渭曰蠙蚍賓一字蔣廷錫曰淮夾今淮安揚州二府近海地

厥篚玄纖縞曾旼曰玄也纖也縞也凡三物吳汝綸曰三者皆

以色言詩傳玄黑而有赤也鄭禮注白經赤緯曰縞黑經白緯曰纖篚元纖縞猶云篚厥元黃皆縞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說文引作菏云菏澤水在山陽湖陵漢志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泗淮通于河水在南　李兆洛曰湖陵今濟甯州魚臺　閻若璩曰舟自淮而泗自泗而菏然後由菏入濟以達于河青州達于濟不復言河徐州言達于菏不復言濟蒙上文也　胡渭曰濟水自陶邱北上奮東北會于菏澤又東北絕鉅野至琅槐入海者為濟瀆其一枝東南流至湖陵入泗後人目之曰菏水漢志湖陵縣下云菏水在南皆是許慎云菏澤水在湖陵亦謂澤之下流入泗者若澤水所鍾則在定陶也　焦循曰禹貢言菏者三經於徐州之菏作河史記亦作河漢書仍之而於湖陵下引禹貢文則正恐誤河水為大河之水非謂大河逕湖陵也志於泲陰引禹貢菏澤菏澤在豫達于菏菏在徐本分為二一為澤一為水也惟達于菏之水郎由菏澤所分說文云菏澤水明此水郎菏澤之水所分非謂菏澤在湖陵也

淮海惟揚州

鄭曰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

彭蠡既豬

漢志豫章郡彭澤禹貢彭蠡澤在西　李兆洛曰彭澤在九江府湖口東

陽鳥攸居

鄭曰陽鳥謂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　王引之曰攸猶用也　蔡曰言澤瀦洲平禽烏亦得遂其性

三江既入

漢志蜀郡湔氐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會稽郡毗陵北江在北東入海吳南江在南東入海丹陽郡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蕪湖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　王鳴盛曰漢志毗陵下宋本有北字續漢志亦有　李兆洛曰湔氐道在龍安府松潘廳西北江都今縣屬揚州府毗陵今常州府武進吳今縣屬蘇州府石城在池州府貴池西餘姚今縣屬紹興府蕪湖今縣屬太平府陽羨在常州府宜興南　鄭曰三江分於彭蠡為二孔東入海　郭璞曰三江岷江松江浙江也　顧炎武曰禹貢無獨道浙江之理特以施功少故不言於導水　錢塘曰流聚謂南江從吳縣南入海又謂石城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餘姚入海之江即吳江南入海之江餘姚吳縣之間為出拳海鹽烏程餘杭錢塘諸縣南江由之入海固在吳縣之南是以孟堅既系之餘姚又系之吳縣也　全祖望曰朱邊實崑山志言大海自西渒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由徘洞頭而北黃魚埰謂之吳松江口由浮子

門而上謂之錢唐江口三江既入禹迹無改是說得之
焦循曰鄭言三江分於彭蠡者自彭蠡以下則為三
石城蕪湖俱在彭蠡下不曰分自石城者本經文彭蠡
既豬而解之也漢志於湔氐道記江水至江都入海又
於毗陵曰北江在北東入海與兩系南江同一例也岷
江至江都勢趨東北而自江都入海則曲而東南故廣
陵曰曲江而於毗陵明江之在北南江至餘姚入海勢
趨東南而經震澤折而行禦兒由拳之閉故錢唐曰折
江而於吳明江之在南中江至陽羨入海不復更言於
他縣郡中江不曲不折直從陽羨東趨於海也李善引
東蔣注云中江東南左會滆湖滆湖在今常州府西南
中入宜興當太湖之北正漢時陽羨地會於滆湖由滆
湖而東出今之吳松江口正中江入海之處南江則自
貴池宣城廣德長興入太湖又自吳江出太湖折至嘉
與石門錢唐餘姚入海為錢唐江口今中江出滆湖之
口既徑南江逕禦兒之流亦塞於是異說紛繇莫可究
問　永樸案郭璞言岷江即大江出揚子江口是為北
江松江為中江出吳松口浙江為南江出錢唐二與班
合鄭說江分三孔即本漢志
初學記所引鄭注不足據

震澤厎定

漢志會稽郡吳
具區澤在西古

文以爲震澤易祓曰三江不通震澤而經言震澤底定者當時洪水横流而震澤與江莽爲一壑也金履
祥曰大江之南西偏莫大於彭蠡東偏莫大於震澤二患既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 **篠簜既敷** 鄭曰
篠箭簜大竹也傳曰已布生也 **厥草惟天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馬曰天長
也塗泥漸洳也傳曰喬高也王炎曰兗徐草木居厥土下其土兼山林言之若揚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
與故先草木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傳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金
履祥曰古人田雜五種故雖旱潦各有所收塗泥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最下 **厥貢惟金三品**
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王曰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美石次玉者也傳曰齒象牙
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段玉裁曰牧誓白旄詩設旄皆謂旄牛尾字並作旄傳既釋毛爲旄牛尾則經必
作旄史記揚州作毛荆州亦作旄王引之曰惟猶與也 **鳥夷卉服** 傳曰南海鳥夷草服葛越孔
曰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 **厥篚織貝** 鄭曰貝錦名詩云萋兮菲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

絲乃織之則文成矣　吳澄曰染絲五色織之成文爲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爲織文

厥包橘柚錫貢　傳曰小曰橘大者柚其所包裹而致者　吳澄曰錫與也言下與上有時特獻送而貢非常側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傳曰順流而下曰沿　李光地曰由江入海由海入於淮泗

荊及衡陽惟荊州　鄭曰荊州界自荊山南至衡山之南　漢志南郡臨沮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　李兆洛曰臨沮在荊門州當陽西北　孫星衍曰說文山南曰陽經曰衡陽故云至衡山之南

江漢朝宗于海　鄭曰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　鄭曉曰江漢發源於梁而荊當其下流之衝入海於揚而荊據其上游之會　茅瓚曰此紀其合流處

九江孔殷　蔡曰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閒今岳州巴陵縣即漢之下雋也　漢志廬江郡尋陽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　李兆洛曰尋陽在黃州府黃梅北　馬其昶曰山海經洞庭山在九江閒此水經及楚地記所本蓋九江之首也太史公言予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劉

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此九江之尾也　蓋大江上自巴陵西北下至尋陽之南得通稱九江矣　胡渭曰孔殷謂衆水所會其流甚盛

沱潛既道

漢志南郡枝江江沱出西東入江　李兆洛曰枝江在荆州府枝江東　鄭曰爾雅水自江出爲沱漢別爲潛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　成蓉鏡曰志明云江沱出西正謂沱從江出如非從江出志例當云沱水出西東入江不必首繫以江也班氏據元始舊志爲書鄭氏相距百有餘年或水道湮塞後漢以來因別指一水以當沱水耳

雲土夢作乂

漢志南郡華容雲夢澤在南編有雲夢宮江夏郡西陵有雲夢宮　李兆洛曰華容在荆州府監利西北編在荆門州西西陵在黄州府黄岡西北　傳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邱　成蓉鏡曰據傳本作雲夢土今本作雲土夢者唐石經及宋太宗得古本詔改之誤雲夢本一藪周官爾雅呂氏春秋淮南子戰國策宋玉高唐賦司馬相如子虛賦桓寬鹽鐵論說文皆以雲夢連稱左傳或單稱雲或單稱夢杜注雲夢跨江南北是也司馬貞李吉甫以下諸儒並說江北爲雲江

南爲夢分爲二澤果爾則志當云禹貢雲在某夢在某而但云雲夢澤在南則其爲一澤無疑 汪烜曰沱潛未道江漢橫溢下隰皆水今既道斯作乂也

厥土爲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傳曰田第八賦第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

鄭曰杶榦栝柏四木名榦柘榦柏葉松身曰栝礪磨刀刃也精者曰砥 顏師古曰杶木似樗而貢丹赤石也所謂丹沙者也 傳曰砮石中矢鏃

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

說文簵作簬楛作枯 汪士鐸曰鄒漢勳以箘爲箘桂簵爲駱越楛爲枯姑引呂覽云枯姑之東越駱之箘云郎此三邦案淮南云軼鶤雞於姑餘郎此注之姑餘山苦今越南國地 江聲曰禮記凡宗廟之器其名者則釁之以豭豚是物之貴者稱名也

包匭菁茅

鄭曰匭猶纏結也菁茅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也 段玉裁曰匭讀爲糾鄭於其音得其義也

厥篚玄纁璣組

傳曰此州染玄纁色善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 孔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說文璣珠不圓者

吳澄曰璣組以璣穿結爲組也**九江納錫大龜**傳曰尺二寸曰大龜吳澄曰大龜神物非可常得若偶得之則以入納而錫於上謂納不謂貢明其非貢物也**浮于江沱潛漢**程大昌曰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隨貢物所出之便**逾于洛**史記石經皆作雒　李光地曰江漢與雒不通中間陸道隔之故曰逾　段玉裁曰此豫州之川尚書及周官職方熒雒皆當從此黃初以下始改洛說文洛水出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職方雍州其浸渭洛從此**至于南河**傳曰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雒而至南河

荊河惟豫州鄭曰豫州界自荊山而北至於河**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漢志宏農郡盧氏伊水出東北入雒新安禹貢澗水在東南入雒河南郡穀成禹貢瀍水出朁亭北東南入雒○李兆洛曰盧氏今縣屬陝州上雒在陝西商州新安在河南府澠池東穀成在洛陽西北　王樵曰豫之雒循雍之渭涇灃漆沮雖皆入渭而水之大小不同故曰屬曰從曰同各別志之伊雒瀍澗四水相敵故統志其入河與江漢同文**滎波既豬**滎波馬鄭王本皆作熒播　鄭曰沇水溢出河爲澤也今塞爲平地

滎陽民猶謂其地爲滎播在其縣東　李兆洛曰縈陽在開封府滎澤西南　段玉裁曰周官滎雒左傳熒澤爾雅注熒陽皆從火

導菏澤被孟豬漢志濟陰郡禹貢菏澤在定陶東梁國雎陽禹貢盟諸澤在東北　李兆洛曰定陶在曹州府定陶西北雎陽在歸德府商邱南　闞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　汪烜曰濟水自河出流於陶邱北分而爲二其南支東至於菏合菏水衍爲菏澤濟水來盛則菏澤不能容禹旣導濟東北行以豬大野而於菏澤之餘波則又導之使南行以被於孟豬焉　胡渭曰豫莫大於河而無所施功者蓋治冀時已令豫協力治之岳陽覃懷之役是也河旣治則西偏之水莫大於雒東偏之水莫大於濟禹疏伊瀍澗注雒以入河豬滎導菏以防濟之氾濫而豫之水土平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鄭曰壚疏也　傳曰高者壤下者墳壚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傳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胡渭曰陸璣云紵亦麻也

厥篚纖纊林之奇曰纖與纊二物　吳澄曰纊緜也

錫貢磬錯傳曰治玉石曰錯治

磬錯　蔡曰揚州橘柚言包於厥篚之文無嫌故錫貢在後磬錯與厥篚之文嫌於相屬故錫貢在先

浮于洛達于河閻若璩曰豫州爲南河此不復繫以南者以見上文也上文荊州無河取道於豫州之雒由雒入河故將南河預伏於彼

華陽黑水惟梁州鄭曰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於黑水也

岷嶓既藝林之奇曰江漢發源此州末有所歸則發源之山亦爲所浸灌今既入海此二山遂可播藝矣

沱潛既道漢志蜀郡郫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汶江江沱在西南東入江巴郡宕渠灊水西南入江漢中郡安陽鬻谷水出西南北入漢　鄭曰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汶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此出江原有鄀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卽爲西漢水也故曰沱潛既道　李兆洛曰郫今縣屬成都府汶江在茂州北宕渠在綏定府渠縣東安陽在漢中府城固東江原在成都府崇慶東武陽在眉州彭山東北江州在重慶府巴縣西廣漢郡今成都府漢州

成蓉鏡曰志於安陽下第云鬵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初不云即禹貢之灊也鄭所云鄀江即志江原之鄀水然別出為沱水決復入為汜爾雅分別甚明鄭以鄀水為沱仍與釋水之文不合

蔡蒙旅平漢志蜀郡青衣禹貢蒙山谿大渡水東南至南安入渽　鄭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　王鳴盛曰續漢志蜀郡屬國漢嘉縣故青衣陽嘉二年改有蒙山二志皆云蒙山而鄭云蔡蒙蓋蔡蒙本一山亦可單稱蒙故也漢志言蒙山谿即青衣水大渡水即沫水　李兆洛曰青衣在雅州府雅安北南安在嘉定府夾江西北　王念孫曰禮記注旅道也青道已平治下文既旅刊旅訓並同　永樸案此紀禹治青衣水沫水也二水治斯蔡蒙旅平矣

和夷底績鄭曰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也和讀曰桓地理志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元和志茂州通化縣本漢廣柔地蜀山在縣東北六里　李兆洛曰蜀今成都府成都廣柔在茂州汶川西北

厥土青黎馬曰黎小疏也**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傳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璆鄭作鏐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鏐鏤剛鐵

可以刻鏤者也　胡渭曰此州去于闐遠廣難得璆或鏐字之譌鏐鐵銀鏤皆金砮磬皆石

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蘇軾曰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　葉夢得曰熊羆狐狸織皮當屬下讀謂西傾之戎來貢也　水經注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山又云東南流注漢水　胡渭曰西傾山一名強臺山洮水出其東桓水出其南桓水一名白水自今洮州衛流經文縣平武劒州至昭化縣東入西漢水此即禹貢之桓水若志所言蜀山之水行羌中入南海不復經中國　永樸冢以鄭注和夷言之則蜀山桓水志正為和夷言之耳非必指此句言也

浮于潛逾于沔

孫星衍曰志所謂氏道水即漾水也

入于渭

傅寅曰浮潛以至漢上去沔為近故舍舟陸行以入沔而沔之相通者有褒自褒逾斜北達渭　言入不言達者以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也

亂于河

傳曰正絕流曰亂　孔曰此釋水文孫炎云橫浚也　李光地曰其西北界須因桓是來浮于潛以下則是州之所同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鄭曰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也

弱水既西

鄭曰眾水皆東此獨西流故記其西下也

涇

屬渭汭

漢志安定郡涇陽开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 李兆洛曰涇陽在平涼府平涼西陽陵在西安府咸陽東 鄭曰涇水渭水發源皆幾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 江永曰儀禮注屬注也 孔曰詩傳云汭水涯也

漆沮既從

漢志右扶風漆水在縣西北地郡直路沮水出東西入洛左馮翊褱德洛水東南入渭 傳曰漆沮一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 水經注渭水過華陰縣北洛水入馬闞駰以爲漆沮之水也 吳汝綸曰據漢志漆在涇西沮在涇東下導渭既云又東會於涇乃云文東過漆汛與志異故舊傳以爲一水而指洛水言之闞駰亦同此說案說文漆水出右扶風杜陽岐山東入渭一曰入洛禹時漆水蓋絕涇而東以合於洛漢時漆乃自入渭故說文兩載入渭入洛之文洛水兼受漆沮二水斯得漆沮通稱矣 李兆洛曰漆今陝西邠州直路令鄜州中部縣地褱德在西安府富平西南杜陽今鳳翔府麟游縣

灃水攸同

漢志右扶風鄠酆水出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 李兆洛曰鄠在今西安府鄠縣北上林苑在長安西南 王引之曰攸猶用也下九州攸同訓同 孫星衍曰說文同合會也 刪

岐既旅

漢志左馮翊褱德禹貢北條荊山在南　李光地曰九州之例大水居前陂澤小水次之閒及原隰如兗之九河徐之淮沂揚之三江荊之江漢豫之伊雒瀍澗入河皆天下大瀆故首紀惟冀梁首以山者治河自壺口始治江自岷嶓始也青雍一極西一極東故紀嵎夷弱水明迹掩之所盡天下大勢起於西北故雍之山特詳焉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漢志右扶風武功太壹山古文以為終南垂山古文以為惇物皆在縣東　李兆洛曰武功在鳳翔府鄠縣東　孔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汪烜曰荊在漆沮上岐為渭所經終南灃所出惇物灃所經鳥鼠渭水源今諸水治故既旅也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鄭曰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豳地　王鳴盛曰今陝西邠州及所轄三水縣皆豳地　漢志武威郡武威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為豬壄澤　李兆洛曰武威今縣屬涼州府　汪烜曰原隰在岐山北豬野在涼州相距乃三千里至豬野則並弱水矣

三危既宅

傳曰已可居　李光地曰三危黑水所經既宅黑水順流也

三苗丕敘

江聲曰釋詁敘順同義下即敘訓同

厥土

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傳曰田第一賦第六厥貢惟球琳

琅玕鄭曰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漢志左馮翊夏陽龍門山在北會于渭汭傳曰逆流曰會　李光地曰其北境者自積石至龍門西河與南境者會於渭汭也　文勢略與梁州同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鄭曰居此崑侖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　漢志金城郡臨羌有昆侖山祠燉煌郡廣至有昆侖障朔方郡有渠搜縣　馬曰昆侖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　李兆洛曰臨羌在西寧府西寧西廣至在安西州西渠搜在鄂爾多斯右翼後旗黃河東岸之東河關在蘭州府河州西　漢書西域傳贊禹既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　傳寅曰梁州言熊羆狐貍織皮此獨言織皮者蒙上文也　李光地曰言織皮者此三國亦以時入貢也荒服之外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漢志右扶風汧吳山古文以爲汧山　李兆洛曰汧今鳳翔府隴州南　傳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　馬曰道汧北條西傾中條嶓冢南條　孔

日漢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南條荊山是舊有三條之說也馬王皆爲三條鄭以爲四列道汧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家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 蔡曰今據導字分之以爲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之紀 徐文靖曰漢張旭華岳碑序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三條之說自古有之鄭以爲四列者蓋汧岐河沛所經西傾伊雒淮渭所經皆在北條爲陰嶓家漢水所經岷山江水所經皆在南條爲陽蔡分南北二條蓋本唐天文志云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也其實一而已 胡宗緒曰此以下浚河濟之經始也導岍及岐而至於荊欲使三山之水入渭同河入海也導壺口以至太岳欲使河流自北而南而汾水西入於河也導底柱以至王屋欲使河流自南而東而濟水西南入河也導太行以至碣石欲使太行砥山之水入河而河流北入於海也胡渭曰禹導山本爲治水惟大川出入經過之處則行之其山不必皆危峻故若北條之荊若敷淺原不得以其澮漫靡迆也而疑之不必皆連峯壘嶂縣地數十百里故若底柱若碣石若朱圉不得以其孤彝狹小也而疑之

逾于河

傳曰河謂梁州龍門西河 蔡曰逾者禹自荊山而過於河也 永樸案此篇以治水爲

主故導山言至言迆言入言過指治水之人言導水言至言過言入言出言會指水言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漢志河東郡蒲反雷首山在南李兆洛曰蒲反在蒲州府永濟南

厎柱析城至于王屋

水經禹貢厎柱山在河東太陽縣東河中漢志河東郡濩澤禹貢析城山在西南李兆洛曰太陽在解州平陸東北濩澤在澤州府陽城西

太行恆山至于碣石

漢志河內郡山陽東太行山在西北壄王太行山在西北李兆洛曰山陽在懷慶府修武西北野王今河內縣江聲曰據志似太行有兩山以水經禹貢山澤所在云太行在壄王觀之則此經太行是在壄王者也

入于海

王闓運曰自此入海視嵎夷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

漢志隴西郡臨洮禹貢西傾山在縣西天水郡冀禹貢朱圉山在縣南京兆尹華陰太華山在南李兆洛曰臨洮今鞏昌府岷州冀今伏羌縣華陰今縣屬同州府胡宗緒曰此以下浚伊雒淮渭之經始也西傾桓水所出而朱圉之水則入桓焉鳥鼠渭水所經而華陰河流經焉於此導之欲使桓水入江而入東海渭水入河而入北海也雒水之經

於熊耳伊水經於外方淮水出於桐柏泗水出於陪尾於此導之欲使伊水入雒而北入河淮水會泗而東入海也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漢志潁川郡密高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古文以宗高爲外方山也江夏郡安陸橫尾山在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　李兆洛曰密高今河南府登封安陸今縣屬德安府　吳澄曰唐志泗水縣有陪尾山泗水出焉蓋此是也以橫尾爲陪尾者非　閻若璩曰博物志云泗出陪尾考周禮保章氏疏外方熊耳以至泗陪尾屬搖星賈寶從春秋緯文來則漢人早作是解朱鶴齡曰觀經文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其爲徐州之陪尾明矣　蔣廷錫曰陪尾在兗州府泗水東

導嶓冢至于荊山

胡宗緒曰此浚漢之經始也　鄭曉曰嶓冢漢水出焉荊山內方漢水所經大別漢水所入

內方至于大別

漢志江夏郡竟陵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六安國安豐禹貢大別山在西南　李兆洛曰竟陵在安陸府天門西北安豐在光州固始東　水經注大別漢東山名也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　王鳴盛曰左傳吳伐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楚軍漢

西濟漢則在漢東矣蓋今英山麻城羅田諸縣山勢連延漢水衡及大別之陂而入江耳　馬徵麟曰水經注巴水出雩都下靈山即大別山也世謂之分水山雩都在今光州商城東北巴水出其境爲黃麻大山南流之水則黃麻北境大山即大別也蓋以南水入江北水入淮故有是名大別非蜀然一山其枝腳撑柱見於經籍者有小別矣左傳濟漢自小別至大別是小別近大別遠也經言大別舉大勢言之也大別在漢東北始能觸漢南入於江內方亦在漢北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漢志長沙國湘南禹貢衡山在東南　李兆洛曰湘南在長沙府湘潭西　胡宗緒曰此浚江之經始也岷山之陽包隴蜀滇北入江諸水也三峽東之至於衡包黔楚洞庭入江諸水也東陵東之至於敷淺原包豫章鄱陽入江諸水也湖口東之

江至于敷淺原

漢志豫章郡歷陵傳易山傳易川在南古文以爲傳淺原　朱于曰今所謂敷淺原者爲山甚小而庳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爲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惟是爲宜耳　胡渭曰水經注引孫放廬山賦曰潯陽郡南有廬山臨彭蠡之澤接平敞

過九

之原是廬山下固有原也山今跨德化星子二縣境冕星子地本歷陵敷淺原即廬山東南麓瀕於彭蠡者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漢志張掖郡刪丹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金城郡臨羌有弱水祠居延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　鄭曰地說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　李兆洛曰刪丹今甘州府山丹縣居延在張掖東北會水在肅州高臺西北　焦循曰班於刪丹引桑欽於居延引古文則臨羌之弱水班不以爲禹貢之弱水也　馬曰北條行河中條行渭雒濟淮南條行江漢　朱子曰導川凡九條弱水最西北又西流不經中國故首言之黑水從雍梁西界入南海亦不經中國故次之河爲四瀆宗且發源西北故中國之次以河爲先漢發源於西在江之北故次於河江在漢南故次於漢濟雖北而發源近故次於江淮在濟南故次於濟渭水所經止於雍州於一州爲大於九州爲小故次於淮雒水所經止於豫州自渭而言又在南故居末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漢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祠　鄭曰三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今

中國無也　李兆洛曰滇池在雲南府冉帶東齊召
南曰黑水之名以色其委入南海其流經雍梁之間令
潞江水色深黑本名烏江在金沙之西大金沙之東源
出藏地布喀池逕怒夷界亦曰怒江又南入麗江府界
計自發源至此三千餘里又南逕永昌府及潞江安撫
司境又南逕緬甸國又南入海三危自古原無確證安
知烏江所經之諸山非即禹貢所名三危者與烏江在
雍州西南梁州正西自三危以北屬雍三危以南屬梁
亦可謂跨越二州之地矣　陳澧曰黑水今之怒江源
出西藏喀薩北境東流至喀木蓋雍梁二州之界三危
當在其地漢志惟滇池下云有黑水祠漢地至今瀾滄
江而止怒江又在其西故但於滇池爲祠望祀之耳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漢志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至
章武入海　李兆洛曰章武在天津府滄洲東北　史
記河渠書禹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
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
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
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
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

入于勃海 漢書溝洫志載賈讓奏曰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厎柱破碣石 西域傳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 孫星衍曰鹽澤在今鎮西府闢展巡檢司西南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水經河水東過平縣北注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 李兆洛曰平縣在河南府孟津東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鄭曰山一成曰伾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之界 李兆洛曰修武今衛輝府獲嘉縣武德在懷慶府武陟東南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漢志上黨郡屯留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信都國信都故章河故虖池皆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 水經注引志屯留下東入海作東入漳又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與漳俱得通稱 胡渭曰河之經流自大邳西南折而北為宿胥口又東北逕鄴縣東至列人斥章縣界合漳水是為北過降水溝洫志載王橫曰禹之行河本隨西山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即此

道也水經所敘漳水自平恩以下皆禹之故道河自斥章又東北逕平恩曲周以至鉅鹿其西畔爲大陸漳雖善徙爲南北兩厓所東終不能遠氾濫禹引河由此所以爲聖人之智漳絳本入河及河徙之後漳絳循河故道而下故酈元云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也 焦循曰漳絳異源而同委屯留入漳之絳本從漳入滹池河今志以漳河滹池及禹貢降水並於信都言入海所以明河自信都與漳絕而漳與絳皆自入海耳於絳水明加禹貢正恐後人疑此地無絳所以明漳之入海卽禹貢降水之入海亦之云者與漳合之謂也廣平國斥章應劭云漳水出治北入河者斥章正在鄴東河至此與漳合故志於鄴注故大河在東北入海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鄭曰播散也同合也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迎受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漢志隴西郡西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氐道禹貢養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武都郡武都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 李兆洛曰西在秦州西南白水在保寧府昭化西北氐道在秦州清水西南武都在階州成縣

西江夏今縣屬武昌府　焦循曰志又於沮縣敘沮水出東狼谷至沙羨南入江　荊州川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酈注沔一名沮流注於漢曰沮口所謂沔漢職方荊州其川江漢惟沮即是漢故志直以荊州川屬沮也漾出氐道而導漾則沮於西縣之嶓冢盡氐道在西縣之西如導河積石導河不出積石也鄭以出氐道者爲漢而以出嶓冢至江州入江者爲潛云禹自導漢疏通即爲西漢水夫水自漢出爲潛漢出氐道至西縣嶓冢山導之東南合沮水者爲漢之正流即於嶓冢疏其別流爲西漢是自嶓冢出者自嶓冢疏通而別之者通也

又東爲滄浪之水

水經注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

過三澨

水經禹貢三澨地在南郡邔縣北　李兆洛曰邔在襄陽府宜城東北　說文引此經曰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

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傳曰觸水迴南入江　焦循曰經言至于者或記其曲處或記其致力處至于三危入于南海非入海在三危也此言至于大別江水回出非入江于大別之旁也

東匯澤爲彭蠡

鄭曰匯回也漢與江鬭轉東成其澤矣

東爲北江入

于海永樸案漢入於江以後其水漢也即江也經不并北江繫諸導江下者以漢自江北來姑舉下流之水出於北岸者繫之以見江漢同爲瀆焉耳馬其昶曰漢志記岷江至江都入海是北江爲大江正流經系北江於導漢下者蓋江漢合流之後分而爲三彼此互備儿以見大江之納漢水爲多所謂江漢朝宗于海也

岷山導江林之奇曰益州記云大江泉源發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矣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自此以上微弱自大彭闕而歷氐道縣北其流始大東別爲沱林之奇曰梁荊二州皆有之

又東至于澧漢志武陵郡充歷山醴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李兆洛曰充在澧州安福西下雋在武昌府通城西段玉裁曰澧史記亦作醴說文澧字下云水出南陽雉衡山東入汝南陽澧水字從水武陵醴水字從醴

過九江至于東陵晁說之曰洞庭九江也曾旼曰此云過九江至于東陵巴陵與夷陵相爲東西夷陵亦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可知閻若璩曰詳玩水經之文上有衡山下有東陵敷淺原曰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正爲導山導江之九江作注馬其昶

曰大江上自雲夢下至潯陽多納山源大川故曰九涯汪中言九者極多之數是也此指九江之上流言

東迆北會于匯

說文引此經曰迆衺行也　林之奇曰漢自發源嶓冢皆東流至將與江合稍折而南江自發源岷山皆東流至將與漢合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漢稍南江稍北則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也其不言彭蠡而言匯者蒙上爲文且見其與漢共注此澤也　胡渭曰江迆北由沙羨始漢自大別以至彭蠡大勢皆東江自沙羨以至彭蠡則東且迆北矣　永樸案費誓無敢傷梏蒙上今惟淫舍梏牛馬何而以牛馬爲牿與此經蒙上東匯澤爲彭蠡句而以彭蠡爲匯文法正同

東爲中江入于海

傳曰有北有中南可知　永樸案經不言南江固由致功少亦以揚州已言三江既入則南江在其中馬其昶曰大江正流在北南江中江皆大江別派漢志所謂石城分江水是也中江之名由南北而得若但舉北江南江則不必有中江今言中江則南江不言可知此經文之例而明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漢志河東郡垣王屋山在東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

中又東至項槐入海李光洛曰垣在絳州垣曲西瑕
槐在青州府樂安東北　溢史記作泆　段玉裁曰今
疏作泆誤作溢衛包所改說文泆水所蕩
泆也溢器滿二字迥別泆是泆出不必滿也　東出于陶
丘北　孔曰釋丘上云再成為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
也　漢志濟陰郡定陶禹貢陶丘在西南有陶丘
亭　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傳曰北
折而東
導淮自桐柏　漢志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
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　淮陵水
經作淮浦　李兆洛曰平氏在南陽府桐柏西　淮浦在
淮安府安東西　孔曰水經云淮水出胎簪山東北過
桐柏山胎簪蓋
桐柏旁小山　東會于泗沂　閻若璩曰江漢朝宗于海
漢入江江始入海因江入
海弁及于漢伊瀍澗悉入雒雒始入河因雒入河弁及
於伊瀍澗皆連類之文也東會于泗沂沂入泗泗始入
淮宜曰沂泗而曰泗沂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漢志
言朱圉在天水郡冀縣則在鳥鼠東宜曰鳥鼠朱圉而
曰朱圉鳥鼠　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　漢志隴西郡
此倒文也　首陽禹貢

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李兆洛曰首陽今蘭州府渭源縣船司空在同州府華陰東北　孔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鵌其鼠鼵郭璞曰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如鵽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書傳云共為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牝牡　胡渭曰鳥鼠同穴四字為一山之名上文從省曰鳥鼠

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漢志宏農郡盧氏熊耳山在東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熊耳獲輿山在東北　孫星衍曰山海經讙舉之山雒水出焉讙舉即獲輿之異名聲相近上雒熊耳即盧氏山也　李兆洛曰盧氏今縣屬陝州上雒今陝西商州治鞏今縣屬河南府

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江聲曰禮記注同猶和也平也

四隩既宅孔曰室隅為隩隩是內也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孔曰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　孫星衍曰滌同條漢書注條達也　傳曰四海之內會同京

師

國語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從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

六府孔修傳曰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庶土交正厎慎財賦鄭曰眾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咸則三壤成賦鄭以成賦屬上為句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

蔡曰則品節之也

夏允彝曰三壤之中又各有三品復有上下錯而總之為三壤

陳祥道曰冀州白壤雍州黃壤豫州惟壤墳壚泥塗與壤小別耳

中邦錫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鄭曰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胙之上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

林之奇曰錫土姓者於是始可以疆天下而成五服也如契封於商錫姓子氏稷封於邰錫姓姬氏

金履祥曰水土既平田賦既定於是修封建之法

薛季宣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錫土姓之命也禹貢記事之史略言封賜之命切要之語猶舜典敘象刑事稱欽哉惟哉之戒也

五百里甸服傳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　史記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　孫星衍曰國者鄭注曲禮云城中也史公說百里至五百里皆爲去王城之數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孔曰說文銍穫禾短鐮也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禾穗

三百里納秸服鄭注禮器云穗去實曰鞂禹貢三百里納鞂服正義云禾去其實唯稾秸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鄭曰總謂入刈禾也銍斷去稾也秸又去穎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者遠彌輕也　金履祥曰服役獨在三百里者蓋酌五百里之中爲轉輸粟米之賦也史記謂千里不販糴故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復言納蓋不遠納於帝都亦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於都耳夫三百里之民轉輸粟米力若勞而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役不兩重此帝王之良法也

五百里侯服史記甸服外五百里侯服

百里采蔡曰采者卿大夫邑地

二百里男邦

三百里諸侯傳曰侯候也斥候而服事男任也任王者事　蘇軾曰男邦小國在內依天子諸侯大國次國在外

纂傳　朱子曰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為百里者三

五百里綏服

史記侯服外五百里綏服　傳曰綏安也安服王者政教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孔曰內文而外武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

五百里要服

史記綏服外五百里要服　馬其昶曰要徼通用邊塞曰徼要服卽邊服

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

史記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王安石曰夷易也無中國禮法易而已蠻慢也甚於夷矣　劉敞曰蔡讀如蔡蔡叔之蔡流讀如流共工之流輕罪蔡於要服重罪流於荒服此則五宅三居之二矣其一在綏服九州之內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

傳曰漸入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之聲教而朝見　馬其昶曰朔卽堯典之朔方南卽南交朔南皆舉一字名地堯典宅西鄭曰西為隴西之西亦以西為地名　漢書載賈捐之說曰以堯舜禹三聖人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

訖于四海

傳曰禹功盡加于四海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史記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於天下　蔡曰水色黑故圭以玄

禾棨案此錫圭猶文侯之命序言錫圭瓚　朱子曰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禹貢一篇不過此數語又曰禹治水大率多是用力於河治梁及岐是鑿龍門等處冀州三面邊河兖州亦邊河故先冀即兖　董鼎曰天下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九州惟河為大水患惟河為急河始入於雍而經於冀則冀當河之下流而兖又其下流之入海處所以禹之功役自冀而兖則疏河之下流也自兖而青則疏濟之下流也自青而徐則疏淮之下流也自徐而揚自揚而荊則疏江漢之下流也河濟淮江漢五水之下流既通水患之平已十去七八矣然上流不濬則猶有雍塞之患於是自荊而豫以濬伊雒之源自豫而梁以濬江漢之源自梁而雍以濬河渭之源從北而東從東而南從南而西從西而又北始於河終於河墨入之能事畢矣　陳大猷曰禹敷土下言治水規模冀州下自東而西區別九州疆域導岍下自西而東貫串九州山水九州攸同下總合成績言之　章如愚曰擠河淮岱相去不能千里荊河千里而遙海岱千里而縮荊及衡陽二千里東海西河二

千里詩春之淮潮陽之海相去且五千里龍門之河敦煌黑水相去以四千里華陽黑水窮數千里而末知所經何廣狹之殊也　蓋區別境壤不因土宇之大小惟據民田之多寡均之

孫禖田曰始舜攝政之年蓋嘗分天下爲十二州及命禹治水水患既平乃定田賦之制爲九等之差畫爲九州益即禹宅百揆之實世儒以九州之制別自堯時謂舜實改爲十二禹即位後復定爲九者設也禹受命治水雖在堯之末年其錫圭告成則在舜時九州既定既制乃畫一故禹貢一篇皆追原所由致於山曰既藝既旅於水曰既道既入則此書乃舜治定功成後所作至夏遂繼虞而不改耳故史傳以爲夏書不然一州之地貢賦所出而乃以意更置紛紛合並豈聖人經世之道哉

虞夏書三